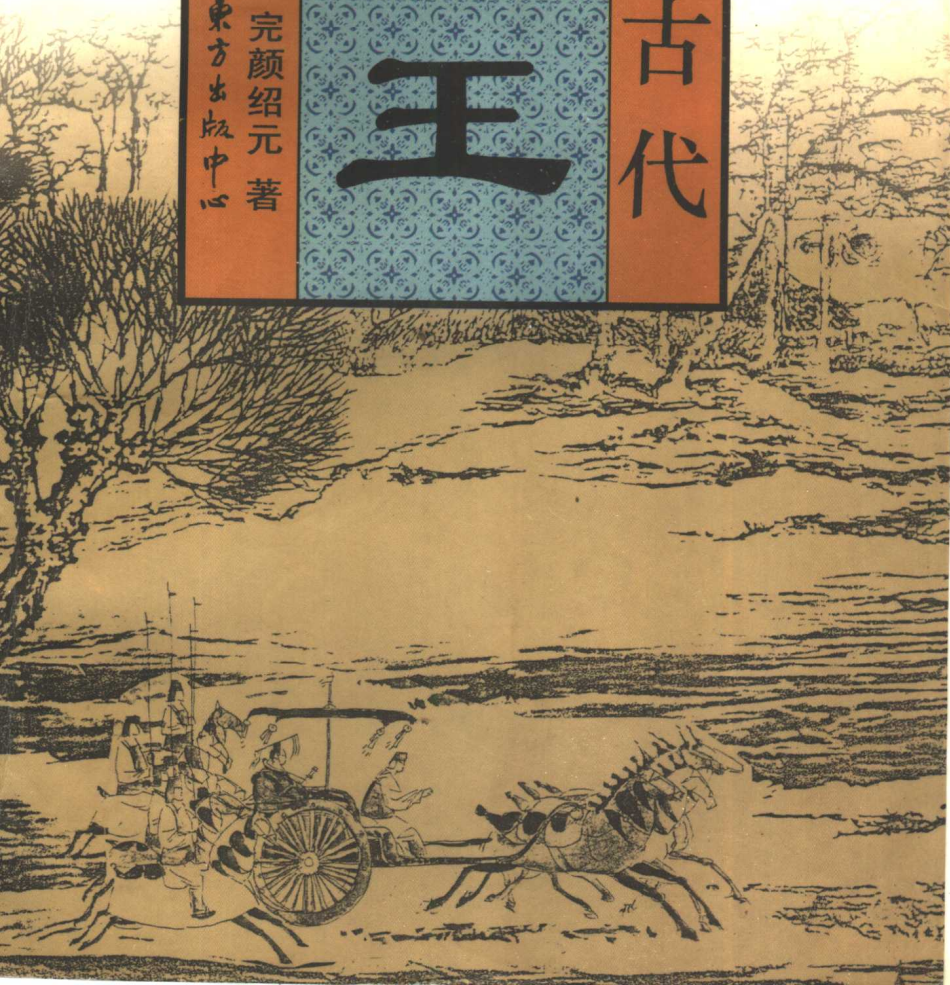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

帝王

百态

完颜绍元 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古代

帝王

百态

完颜绍元 著

東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古代帝王百态

完颜绍元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印张: 7.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150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8年1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6,000

ISBN 7-80627-240-2/G·71

定价: 9.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中国古代社会百态”丛书之一。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犹如一座金字塔,人称“封建统治阶级总代表”的帝王就处在这塔尖上。帝王之于历史,远不止一部改朝换代的实录,而且还对我国的政治典章制度、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礼俗等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书除了介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生涯外,还用更多的笔墨勾勒了他们作为凡人一样要吃饭穿衣、起居行卧的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正是对这些侧面的触及,折射出冠冕堂皇背后的幽光晦影,有益于读者对帝王群体乃至整个封建专制本质的认识。

前 言

中国封建社会像一个状似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人称“封建统治阶级总代表”的帝王，就处在塔尖上。

金塔尖顶的容积非常有限，所以帝王也就成为古代各级社会层面和群类中人数最少的一个。不过，正是这样一个完全可以依据史料作出准确统计的极小的群类，却在两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内始终处于上层建筑的中心。无论是一代雄主如秦皇、汉武，还是平庸碌碌者如崇祯、咸丰，都以其或强或弱、或正或负的作用影响时代的发展，他们的崛起败亡、荣辱沉浮，写照了中国封建王朝因袭献替、兴衰枯荣的一个侧面。

然而，正如这一个侧面远远不能等同于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之道理，它也不是对中国古代帝王进行全方位观照的唯一视角。从这个群类的活动共性分析着眼，我们可以发现，帝王之于历史，远不止一部改朝换代的实录，而且还对我国的政治典章制度、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礼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深深地潜入时代和民众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这个群类的成员个性解剖着手，我们又可以发现，帝王展示自我价值的方式也远不局限于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有意无意淡出“代天牧民”之公众视线的聚焦以后，他们也有和凡人一样吃饭穿衣、起居行卧的普通生活，也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情感体验，也有在自尊与自卑、激情与理性、虚狂与现实、伦理与贪欲中的两难抉择，也有在充满困惑和障碍

的心路历程上的挣扎和跋涉……而且正是这些方面的触及，更能折射出冠冕堂皇背后的晦影幽光，从而加深人们对帝王群类乃至整个封建专制本质的认识。

这些想法，就是这本《中国古代帝王百态》的写作缘起和大致内容。略需饶舌的“名实”辨析是，书名虽以“帝王”相冠，但基本上都用“皇帝”的材料作表述，大道理即如前辈朱星教授所说：“中国不管初称王，后发展为帝、皇帝，性质含义并未改变”（《中国皇帝评论》）；小道理则是求得题材相对集中和叙述比较清晰。

笔者过去曾以帝王在政务之外的活动为观察对象，写过一本题为《走下金銮殿的皇帝》的小册子，幸遇天津教育出版社接受付梓。今蒙东方出版中心不弃，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在范围有所拓宽、程度有所加深的意义上再行撰述的机会，深感鼓舞，但由于学识浅陋、写作条件亦较过去为难等缘故，恐未必能孚厚望，尚祈读者谅解。

作者

1997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1
----	---

一、走上金銮殿的道路	1
------------	---

1. 篝火狐鸣 “登龙”真相	2
2.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5
3. 造反起家 夺取鸟位	8
4. “奉天承运” 逼迫禅让	11
5. 宫门喋血 争抢“国本”	13
6. “民主推选” 黄袍加身	16
7. 好戏连台 登极大典	19
8. 称孤道寡 “山呼万岁”	22
9. 皇权象征 “传国玉玺”	26

二、“惟以一人治天下”	32
-------------	----

1. 乾纲圣断:视朝听政	32
2. 日理万机:批阅章奏	36
3. 口出天宪:旨谕诏令	39
4. 四方垂拱:巡行天下	43
5. 御驾亲征:最高统帅	46
6. 君临万邦:接受朝献	50
7. 朕躬独裁:终极审判	55

8. 殿试主考:文华宗师	57
9. 文网纵横:思想权威	59
10. 俎豆管弦:精神领袖	62
11. 圣聪洞察:特务头子	65

三、“寡人”的生活方式 69

1. 一朝分娩 寡人出世	69
2. 千品万钟 寡人吃饭	72
3. 扃屎撒尿 寡人如厕	75
4. 冠冕堂皇 寡人穿衣	79
5. 琼楼玉宇 寡人住房	82
6. 铜车金辇 寡人出行	84
7. 五癆七伤 寡人生病	87
8. 金鸡纳霜 寡人服药	92
9. 龙驭上宾 寡人呜呼	94

四、学术文化中的帝王名流 98

1. 舌战群儒 经学宗师	98
2. 格物致知 科苑英华	101
3. 奇思巧构 “鲁班天子”	105
4. 文风冠绝 骚坛领袖	108
5. “天下一人” 丹青圣手	111
6. 飞白瘦金 书道名家	113

五、形形色色的“业余爱好” 117

1. 烂柯叶子 棋牌郎中	117
--------------------	-----

2. 喝雉呼卢	超级赌徒	120
3. 连翩击鞠	马球明星	123
4. 交争竞逐	足球状元	126
5. 裸游天子	摔跤陛下	128
6. 斗鸡皇帝	蟋蟀玩家	130
7. 戏车担幢	杂技演员	131
8. 梨园祖师	粉墨班头	134

六、通往极乐世界的道路 137

1. 信巫求仙	圣上祈福	137
2. 礼佛念经	陛下居士	141
3. 舍身出家	皇帝菩萨	144
4. “三武一宗”	天子灭佛	147
5. 老君世泽	至尊教主	150
6. 基督福音	不佑寡人	153

七、“九五之尊”悲欢录 157

1. 昙花一现	短命皇帝	157
2. 多无善终	“下台天子”	160
3. 下场凄惨	亡国君主	163
4. 游魂无依	“殉难”帝王	165
5. 死里逃生	至尊出亡	167
6. 老翁加冠	头号太上	170
7. 有“皇”无“帝”	徒具虚名	173
8. 终极权威	太上皇帝	176
9. 诚惶诚恐	见习“天子”	178

八、帝王与民间生活 181

1. 哭丧行乞 “微行”什锦 181
2. 眠花宿柳 游龙戏凤 185
3. 屠肉沽酒 官禁市声 187
4. 拔河竞渡 皇家“野风” 190
5. 上行下效 “王道”化民 193
6. 举火灭灯 “圣旨”禁断 195
7. “天子也有草鞋亲” 197

九、帝王的心理与情感世界 201

1. 履冰临渊 颠狂梦幻 201
2. 内心自卑 过激补偿 204
3. 权力迷恋 溺瘾成癖 207
4. “支配”冲动 纵心所欲 211
5. 顽冥偏执 老悖昏昏 214
6. 播糠眯目 母子情疏 216
7. 逼位夺嫡 跨灶“弑父” 219
8. 伦常惨变 虎毒食儿 221
9. 祸起萧墙 骨肉自残 224

一、走上金銮殿的道路

皇帝都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他们自己这样说，受他们统治的人也大多这样认为。能够为此证明的，是上天赐予的种种“征兆”：

《史记》说，汉高祖刘邦是其母亲刘媪在大泽之陂与龙交配的产物，而且是那位戴绿头巾的父亲现场目击记实；

《汉书》说，汉文帝刘恒是其母亲薄姬梦见蛟龙据胸后，再由他父亲“补胎”而孕；

《汉武故事》说，汉武帝刘彻是其母亲王皇后住进了赤龙做窝的猗兰殿，梦感受胎……

总之，凡是坐上皇帝宝座的人，全是“龙种”。至于他们原本是些什么人，通过哪些手段走上金銮殿，以及加在他们生前死后的美号尊称又是怎么来的，种种问题，全湮没在“梦日入怀”、“云气萦绕”、“红光满室”……的神秘传说中，令人景仰到不敢再有质疑的地步。

要想刨根问底，自然应该从廓清“受命于天”的迷雾

开始……

1. 篝火狐鸣 “登龙”真相

公元前 209 年,一个多雨的秋天。

一支由 900 名戍卒组成的队伍在两位县警察局局长(县尉)的监押下,经过长途跋涉,冒着瓢泼大雨走进了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西南)。

这是一批从河南征召的农民,被谪往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戍守边防,由于连日大雨,行路艰难,已经超过了规定到达渔阳的时间。按照大秦帝国的法律,凡是没能在指定期限内抵达戍地报到的戍卒,一律处死。换句话说,即使这会儿 900 人全能插上双翅飞到渔阳,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杀头。

面对死神的威胁,因前面山洪暴发而被迫在大泽乡暂时歇宿的戍卒们充满了恐惧和愤懑。犹如一把盐粒撒进了已届沸点的油锅,这一天又一连发生了两件奇怪的事:

伙伙从附近集市上买回来一筐鱼,其中一条鱼的腹部特别鼓胀,剖开来一看,里面藏有一卷帛,帛上大书三个字:陈胜王。

当晚,正当大家为鱼腹出书之事狐疑满腹难以入眠时,突然听见真有狐狸的哀嚎夹杂在淅淅沥沥的下雨声中悠悠传来。有人探头往帐篷外看,只见远处树丛间荧荧鬼火,似隐似显,狐鸣声正是那里传出,凝神细辨,竟是两句人话:大楚兴,陈胜王。

陈胜就睡在这 900 名戍卒中间,此刻鼾声如雷。

“他大概是天上星宿下凡吧？”惊疑莫定的伙伴们纷纷议论起来，争说不休间，谁也没注意到陈胜的搭档吴广悄悄地在夜色掩护下从外面摸进营帐，当然更不会想到鱼腹藏书、篝火狐鸣这套把戏，正是他们合伙干下的。

往后的事态发展，便是人们所熟知的——陈胜、吴广杀了押队的官员后，振臂一呼，群起响应。在众人的心目中，陈胜已成了受命于天的君主，神圣的使命感和死里求生的本能欲望交织在一起，激得这批庄稼汉热血沸腾。

“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如同蓄积已久的山洪，由陈胜、吴广领导的汹涌的反秦大潮在大泽乡爆发了，蔚成壮观的巨澜，很快将为人佣耕的陈胜推上“楚王”的宝座……

人们不妨设想，假如陈胜不被叛徒庄贾谋害而最终当上皇帝，帛书狐鸣“陈胜王”的真相，还会大白于天下吗？

由此类推，种种关于“真命天子”活龙活现的“征兆”，都不难让人从恍然中得出一个大悟来：

魏文帝曹丕出生时有车盖状的青色云气在头上笼罩——那一天正好是“多云转阴”；

南齐高帝萧道成身上有遍体鳞文——准是“牛皮癣”经久不愈；

南梁武帝萧衍出生前，母亲目睹“菖蒲生花、光彩照灼”——大概她的卧室方向朝北；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生有重叠的脚跟——多半是老娘吃错药、导致胎儿先天畸形……

偶然的巧合被刻意美化，更多的“征兆”则出于故意编造：想当皇帝的用来制造舆论，收买人心；当上皇帝的人以此震慑群众，追加灵光；反正修史编书的权利已由他们控制，迎合奉

承的更不乏其人，尽可充分发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力。事实上，即便是在这些“征兆”盛传遐迩、深入人心的当时，也每每会露出稍具常识者便可辨识的破绽来——

西汉末年，王莽想当皇帝的野心天下皆知，于是到处都挖出了刻有“天告帝符，献者封侯”字样的石头；难道天示符命的同时还要考虑好给献符者什么爵级的赏赐？

唐朝时武则天有意称帝，马上有人献上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出土文物”，证明女主称制是上天早就做好的安排；难道上天也要回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所以才诚惶诚恐地把“临民”写成“临人”？

北宋真宗赵恒自称梦见神人相告，当于某月某日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届时果有黄帛一卷挂在承天门的檐角上——上天赐书就用此“失物招领”的方式？

……

王莽完蛋了，派人刻字埋石的情节被“清查”出来。

王世充失败了，自写符书缚在鸟上放飞的真相被“揭发”出来；

“武周”朝垮台了，武承嗣伪造“出土文物”的阴谋被“交代”出来……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戳穿了全不希奇，大家都不是什么“龙种”。在这一点上，倒还是陈胜老实：一方面唆使吴广造帛书、学狐鸣，以编造自己乃“受命于天”的神话；另一方面，又在鼓动同伴们一起跟他造反时，襟怀坦白地把这种“特权”奉送给大家，喊出来的口号震聋发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个问题，《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在揪打政府派到梁山来招安的使者时，已经代替笔者作出了回答：“你那皇帝，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

拿一部二十四史来翻翻，可知黑旋风人虽莽撞，道出来的却是真理：想当皇帝，是不论血缘出身、阶级民族、文化程度和宗教信仰的。当秦始皇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帝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后，《史记》便记下了几个观众的感受——

替人打工的陈胜在田埂上对同伴说：“苟富贵，毋相忘。”别人笑他做梦，他叹息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吃喝嫖赌的刘邦在咸阳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贵族后裔项羽在吴中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吓得他叔父赶紧捂住他嘴巴。

还有多少人在脑子里闪过这种暧昧念头，不难想象。即使拿已经登上九五之尊的人来做一张中国皇帝分类统计表，也够人眼花缭乱的：张王李赵、男女老少、王公贵族、走卒贩夫、白丁鸿儒、和尚道徒、塞北江南、满汉蒙古……可谓应有尽有。不过，这其中也有某种定式，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就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是两类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倘若我们把萨先生所谓“流氓”的涵义理解为起自社会底层之各色人等的话，那就会令人惊奇地发现，实际上芸芸众生中真做上皇帝的，主要也就是这两类人。

豪族争夺帝位的野心，主要来自其社会地位、政治声望和经济实力，他们往往就是以宗亲、姻戚、勋爵等种种纽带成为皇权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由于涉入政治生活的起点高，程度深，他们不仅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用神秘的眼光去仰视就在自己活动范围内的皇权，而且对此迷恋的热情也远远超乎常人。

试以隋朝的创建者杨坚为例，弘农杨氏自东汉以来就是望族，历仕东汉、前燕、北魏各朝，他的父亲是北周的开国元勋，位至总检察长（大司空），封爵隋国公，说是北周政权的台柱毫不过分。杨坚本人15岁便靠这种门第授官车骑大将军，封爵县公，其后再顶替父亲，女儿嫁给周宣帝为皇后，俟宣帝一死便以太国丈身分执政。这些条件都使得关西、山东的士族很自然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周静帝以幼龄继位的现实，几乎不可能不激起他取而代之的强烈欲望。所以这个以隋代周的改朝换代，差不多就像一个强悍的外公从小外孙手里夺走玩具一般自然而容易。

再往隋朝前后看，如曹丕夺汉建魏、司马炎夺魏建晋、李渊夺隋建唐，乃至明成祖朱棣从侄儿惠帝手中夺取皇位等，都如出一辙；要是再加上汉代吴楚七国之乱、晋代八王之乱、王敦之乱、桓玄之乱、唐代玄武之变、明代宁王之乱等均属由皇族豪门发动的著名叛乱事件，从中更可知这个阶层既是出君主的沃土，亦是威胁皇权的雷区。也由于这个缘故，所以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越到后来，当皇帝的对这类人的防范越趋严密，诸如“杯酒释兵权”一类措施，全从这个认识上产生。

值得说一句的是，因为豪族夺权的主要依靠力量在其同一层面上，所以他们对既往整个“君权神授”的理论架构基本不予触动，往往以“天命”转移之类为舆论宣传，口号也同这个

阶段的“文化教养”相适合，诸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云云，听起来文绉绉的。

“流氓”夺取皇权的野心，恰好与豪族产生于完全相反的条件：他们没有身家性命之累，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甚至常常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秩序”之外。卑贱的身分使他們与皇权拉成“天高皇帝远”的长距离，于是也不会像一般人那样以崇敬的眼光仰望天子，乃至如李逵等开口闭口“夺了鸟位”，竟是最蔑视皇权的一个社会层面。这些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的古代流氓无产者，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从不畏惧，所以最肯冒险而富有攻击性；简言之，他们的野心就来自于因一无所有才产生出来的胆魄！他们的口号也往往与自己所在的层次相适应，例如“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虽然隐隐中依旧不脱“天命”转移的窠臼，但对“君权神授”观念的破坏是比较明显的。

试以萨孟武先生举为典型代表的汉高祖刘邦为例，剥掉其老娘与龙交媾的神话外衣，不过是活脱脱一个市井无赖：不事生产，好逸恶劳，连老子和兄长都嫌弃他；爱说大话，以吹牛皮稀里糊涂地弄到了一个老婆；好酒好色，动手动脚能惹出官司，混上一个“亭长”后又以爱搞恶作剧出名；借债赖帐，抓过知识分子的帽子当便壶；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庭或亲情观念，乘车逃命时为减轻负担加快速度，可以一连三次把亲骨肉从车上推下去……可以说，秦末时代一般“流氓分子”所具备的特征，他莫不兼有。正是这种条件和意识，使他没有丝毫害怕失去什么的恐怖，所以当他奉命监押一批役夫去骊山建筑工地、因沿路不断有人逃亡而自省难逃法律惩处时，索性喝个一醉方休，宣布自己也将亡命——这就成为他造反的起点，而且还